

“面”由心生

□西子/大竹县职业中学教师

乡村生活的我,从7岁开始便对面条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我出生在大竹县一个小山村,家境并不富裕。随着我姐弟二人相继入学,家里原本捉襟见肘的日子更加拮据了。为了生活,爸南下务工,妈留守顾家。自此,家里大小事便压在了妈一人身上。不久,妈病了。

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早晨,妈叫醒我,说她身体不舒服,让我烧水做饭。打开门才发现,天还没亮,灶房房梁上的灯泡散发出昏黄的光。灶房距卧房仅一墙之隔,妈半躺在床上,完全可以看见我烧火做饭。于是,我在门外边做边问,妈在床头边看边教。我人生的第一次做饭,便是在那样一个寒冷的早晨完成的。尽管没有菜,但姐弟二人依然吃着香甜。

中午放学回家,发现妈还病躺在床上,我们姐弟俩急哭了。也不知怎的,家里来了很多邻居,村上的医生也背着药箱来了。他们来探望我妈,打量冰锅冷灶的灶房,环顾空空如也的墙壁。看着他们进进出出、咕咕嚷嚷,我和弟弟仿佛成了“外人”,只能默默地坐在门槛一头,呆呆地望着大家走进走出。我还一度以为我们的房子快要塌了,而我却不知该怎么找回远在千里之外的爸。

也不知是谁提议让我们姐

弟俩去大伯家吃饭。没心没肺的我们,真就跟着大伯母去了。

在我们大院,大家都姓钟,虽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,但往上数三代都是一家人,人称“钟家大院”,院里的人,自然是按着辈分喊。

大伯母家条件好得多,即便平时,也对我们诸多照应。那天,他们家的四方桌上放着一大盆面条。面条啊,又白又细又长的面条,我们平日极少见过。姐弟俩捧着碗毫不客气地抢着吃。大伯母招呼着“不要抢,管吃够”,还端来了两个煎鸡蛋,分给了我们。一盆热气腾腾、清香爽口的面条,既温暖了我们的胃,也温暖着我们的身体,就连先前的不安与惶恐也都被这盆面一扫而光。

回到家里,大伯母坐在床沿喂我妈吃面,还说妈这几天吃不下其他食物,可能是想吃面条了。那一刻,我突然觉得,面条不只是人间美味,它还能救我妈的命。

后来几天,我们不仅是在大伯家吃面,还在光付哥哥家,甘妹嫂子家,秀儿姐姐家……几乎每家都去过。也不知是谁说姐弟俩喜欢吃面,又或是他们看出了我们对面条的热爱,以至于不管去了谁家,都有面条吃,只是味道不一,面条的搭档也不尽相同。有鸡蛋面、

菜汤面、咸菜肉丁面……可不管吃什么,我们都会按邻居们要求再端半碗面回家给妈。

这样的日子不知持续了十天还是半月,直到一天中午放学回家。我远远地看见妈坐在大门口,我一边兴奋地喊着妈妈,一边急切跑回家的身影,吸引了院子里老老少少的再次围观。当我抱着妈的那一刻,才真正感觉到放松。妈说,她要是再出不了门,就对不起这么多家人的面条。她叮嘱我们姐弟二人一定要记住自己吃百家面的日子,记住邻里乡亲对我们家的照顾。

那时的我似懂非懂,但妈病重以来,的确确实是邻居们照顾着我们娘仨。也是因为吃百家面,让我们姐弟成了钟家大院名副其实的“面娃”。直到现在,我们每一年生日都免不了要吃一碗长寿面。可每次吃着面,想念的都是那段吃百家面的时光,没有苦难,只有温情,是那些乡亲们对我们的关爱,让我们成功渡过了家里最艰难的日子。

次年春天,爸回来了。他和妈在灶房那盏橘黄的灯光下,把一把又一把面条放进一个个泥龙口袋里,每个袋子都装得鼓鼓的。第二天,我们家来了很多人吃饭,全是院子里的邻居,爸妈进进出出、忙上忙下地热情招呼着他们。每家人

临走时,爸总要叫上我们姐弟俩一起送别。我清楚地记得每家每户都提着一个满满的泥龙口袋,里面是爸妈昨晚装好的大竹面条。

无论时光怎样流逝,爸看着邻居们提着口袋离开的喜悦场景,在我脑海里从来都是那么清晰。他脸上堆满的笑容,是感激,也是决心。后来我知道,那不只是大竹面条,还是爸妈对乡亲们的感恩,更是爸用这种言传身教的方式教育我“滴水之恩、涌泉相报”的道理。大竹面条,不只是邻里乡亲的互帮互助,更是感恩的传承延续。

从那以后,不管谁家有了困难,爸妈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。方圆十里,只要提到他们的名字,无人不竖起大拇指。

光阴荏苒,40年过去了,一直痴爱面条的我自然是竹城各家面馆的常客。不是独爱大竹面条鲜爽香醇的味道,更是怀念童年时代那段特别温馨的日子,品味邻里乡亲和父母们对我的教导。对大竹面条和父老乡亲们的敬仰之情,也在一次又一次想念中油然而生。

岁月境迁,物是人非,可大竹人互帮互助、知恩报恩的传统美德,早已连同大竹面一起,融入我血脉,刻进我筋骨,世代传承!

春色绘心

□张梓熙/达川区实验小学六(12)班

春天像被施了魔法的调色盘,将积蓄了整个寒冬的色彩都泼洒在大地上。每当我踏着晨露走进这斑斓世界,总会被这些跃动的颜色深深打动。

绿色是春天最温柔的笔触。当残雪消融时,冻土里便钻出星星点点的绿芽,像大地睁开的惺忪睡眼。不过几日功夫,这些嫩绿就织成了绒毯,连远处山坡都被披上了渐变的新衣,山脚的翠绿愈往高处愈浅,最后融化在淡青色的晨雾里。最妙的是柳枝上初生的叶芽,像缀着翡翠珠串,每当风过,便落下点点清甜的绿意。偶尔瞥见几簇早开的迎春花,鹅黄的花苞躲在绿蔓里,像偷偷眨着眼睛的星星。

如果说绿色是春的序曲,那

么粉色就是春天最浪漫的诗行。三月细雨过后,樱树突然捧出满枝的云霞,这些薄如蝉翼的花瓣总让我想起妹妹的公主裙,轻盈得仿佛会随风起舞。站在花树下,能听见蜜蜂哼着歌谣穿梭其间,连空气都变得甜津津的。待花瓣零落成雨,泥土便披上了粉白相间的锦缎,连小蚂蚁爬过都会沾上香气。这时紫荆花也不甘寂寞地探出脑袋,淡紫色的花串垂在墙头,像是春姑娘遗落的发饰。

白色是春天最纯净的歌谣。河畔的梨花总在清明前后盛开,那些细碎的白花像缀在枝头的雪晶,微风拂过,花瓣飘落,我悄悄接住飘落的花瓣,发现它们薄得能看见掌纹,却倔强地保持着完整的五瓣形状,

这让我想起奶奶鬓角的银丝,看似脆弱,却藏着岁月沉淀的坚韧。转过田垄,几树玉兰擎着洁白的灯盏,浅金色的阳光透过花瓣,在地上织出流动的光斑。

站在春日的原野上,望着这层层叠叠的色彩,忽然明白大自然才是最高明的画家。她让绿色在麦苗上流淌,把粉色揉进晚霞,将白色缀在云朵边缘,又偷偷往油菜花田里泼洒金黄的油彩。这些色彩不仅染亮了天地,更悄悄浸润着我们的眼睛和心灵。当风携着各色花瓣掠过发梢时,连呼吸都变成了斑斓的涟漪——原来每个遇见春天的人,都会变成彩色童话里的主角。

(指导教师:郭元)

书香里的母爱

□陈玢言/达川区逸夫小学五(2)班

妈妈是一位语文老师。四岁时,听她读过《学庸论语》。那时候,我还不识字,边玩边听,偶尔也能背诵几句。这天,当我把《大学》第一章一字不漏地背下来的时候,妈妈特别惊喜,激动地对爸爸说:“教育不如影响呀!”

那以后,她经常陪我读经典。每天上学的路上,教我诵读唐诗。我们把家到学校的那段路叫做“唐诗路”。

和妈妈一起读《论语》,“温

故而知新。”让我懂得温习旧知识,能有新的体会,产生新的见解。我们一起读《孝经》,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。”让我明白了皮肤和头发都是父母给的,爱护自己的身体,就如同孝敬父母。我们一起读《朱子治家格言》,“一粥一饭,当思来之不易。”让我清楚衣服和粮食来之不易,不能浪费。

周末,妈妈会带我去岛尖公园参加公益读书会。寒假和暑假,妈妈会带我到图书馆看

书。在妈妈的陪伴下,我在书的海洋里尽情遨游。

去年读书节,我们一家人参加参加了达州市“阅读正家风,亲子阅读故事大赛”,获得了本次大赛唯一的特等奖。这不仅是一份荣誉,更是妈妈与我在书海相伴成长的见证。妈妈的爱藏在淡淡的书香里,淡雅悠长,滋润着我幸福成长。未来,我们会继续在书香中续写爱的篇章。

(指导教师:侯多兵 吴小敏)

我记忆中的春节

□何雨滢/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三(7)班

你是喜欢“火树银花合,星桥铁锁开”的元宵节,还是独爱“待到重阳日,还来就菊花”的重阳节?我却最喜爱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”的春节!

一大早,大街小巷张灯结彩,挂着红红的灯笼和五颜六色的彩灯。爸爸妈妈在厨房里忙碌着,传出流水的“哗哗”声、切菜的“嚓嚓”声、炒菜的“滋滋”声……这些声音就像一首热闹的厨房交响乐。

晚上,年夜饭开餐啦!妈妈端上来许多好吃的:我爱吃的可乐鸡翅和红烧肉,黄澄澄的玉米粒,红彤彤的酱牛肉……真是丰盛极了!我馋得直咽口水,迫不及待地夹起一块鸡翅往嘴里送。大人们围坐在一起,说说笑笑,聊着这一年发生的趣事。

放烟花当然不能少!我们点燃烟花筒,“嗖”的一声,天空顿时变成烟花的舞台:有的像绽开的鲜花,有的像扭动的银蛇,还有的像金色菊花瓣漫天飞舞。夜空被照得亮堂堂的,漂亮极了!正如古诗里说的“儿童强不睡,夜里共欢哗”,我和小伙伴们捂着耳朵又蹦又跳,直到新年的钟声敲响。

春节藏在清晨的厨房交响乐里,藏在香喷喷的年夜饭里,还藏在照亮夜空的烟花里……

(指导教师:贺淑华)

了解更多达州本土资讯,请扫描二维码,关注达州融媒APP。

